

#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民主化转型问题\*

王恋恋 王 泰

【内容提要】从萨达特时期推行多党制到穆巴拉克时期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埃及政治氛围日渐宽松，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立场也逐渐转向了温和，出现了非暴力倾向，在意识形态上出现了转变，接受了现行宪政制度和法律，并在宪法体制内寻求合法途径来参与埃及政治。在当前埃及变动的政治局势之下，兄弟会乘势而为，完成了从一个非法的伊斯兰政治组织到当前埃及政坛上极具竞争力的合法政党力量的转变。兄弟会的转型之路经历了漫长的磨炼和自我反思，其得以成功转型的原因，一是内部思想的嬗变，二是源于政治生活的多元化和公民社会的发展，三是兄弟会的年轻一代寻求新的发展路径，四是中东民主化事业整体的不断推进。作为埃及党派和宗教政治势力中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温和组织，在未来埃及政治重建的道路上，兄弟会将发挥特殊作用，但也面临诸多挑战。

【关键词】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民主化

【作者简介】王恋恋，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王泰，历史学博士、内蒙古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世界史研究所副所长。

---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埃及的威权主义与政治民主化进程研究”（项目编号：08BSS008）最终成果的一部分，也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东政治现代化进程研究”（项目编号：2009JJD770023）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研究”（项目编号：10&ZD115）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内蒙古民族大学世界史研究学术创新团队建设项目支持。

从1928年成立至今,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兄弟会)已经走过84年的发展历史。兄弟会的发展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同埃及世俗政权的政策紧密相连。政治气氛宽松,兄弟会运动便风起云涌;世俗政权打压制约,运动随即转入低潮。在所谓的“阿拉伯之春”波及埃及、穆巴拉克下台、埃及政局处于变动的形势下,兄弟会成功地完成了从一个非法组织向合法政党的转型,多年来从事基层性工作以及由此积攒的人气为它在新的人民议会选举中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接下来的总统选举中,继续占据了明显的优势。穆斯林兄弟会作为埃及政坛不可忽视的力量对埃及内政外交等治国方略将产生巨大影响已经成为共识。<sup>①</sup> 本文旨在通过历史角度考察和回答兄弟会是怎样实现转型以及促使其转型的因素是什么,并由此思考它未来的发展趋势及其面临的挑战。

## 一 穆斯林兄弟会艰难的转型之路

2010年年末从突尼斯开始的“阿拉伯之春”迅速席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对中东国家政局造成了极大的震荡和影响。作为中东的地区大国,埃及也未能幸免。2011年1月25日,由于不满政府腐败、物价上涨和失业率高等问题,开罗、亚历山大和苏伊士等地发生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活动,要求总统穆巴拉克下台。当晚,在开罗市中心的解放广场上抗议的民众达数万人。之后埃及局势每一天的发展都瞬息万变,牵动着所有人的神经。最终,在2月11日,穆巴拉克宣布辞职,将权力交由埃及军方组成的最高权力机关——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及其组建的临时政府,议会解散。12日,最高委员会宣布保证从军管政权到民选政府的和平过渡。

而长期以来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兄弟会,面对埃及当前复杂的形势,通过多年与世俗政权的博弈和自我发展,抓住历史机遇,正式成为埃及政坛一支合法的力量,完成了其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型。从2011年年初埃及发生游行示威开始,兄弟会一直在时刻关注并从中寻求机会,希望能够参与到变动的政权中来,在重新洗牌的埃及政坛中获得合法地位。2011年2月6日,兄弟会加入埃及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政治对话,这是兄弟会多年

<sup>①</sup> 蔡伟良:《埃及与穆斯林兄弟会》,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年第1期。

来首次以组织的身份，而不是以个人的形式与政府进行公开对话。当天，埃及政府与反对派代表同意建立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宪法和立法改革的事项。这是兄弟会参与到转变中的埃及政局的第一步。

在随后的人民议会和协商会议的选举中，兄弟会组建的自由与正义党以绝对的优势获得了上下议院中的近半数席位。2012年1月，人民议会选举结束，自由与正义党领导的民主联盟赢得235席，占议会总席位的47.2%，成为议席最多的联盟，自由与正义党总书记卡特特尼在1月23日的人民议会首次会议上当选为议长。2012年2月25日，埃及最高选举委员会公布了协商会议的最终选举结果，自由与正义党和萨拉菲派的光明党成为人民协商会议的两大政党，自由与正义党共赢得106个席位，占全部180个参选席位的59%，远远高出了原来兄弟会将赢得选票三成的预期，光明党在上院选举中获得43席，占参选议席的23.9%，这样，自由与正义党和光明党在两院共赢得约70%的席位。2012年3月24日，埃及人民议会和协商会议举行联席会议，按照议员和非议员各占50名的比例选出了制宪委员会，结果穆斯林兄弟会的自由与正义党和萨拉菲派光明党的成员在委员会中拥有超过半数的席位。

此外，兄弟会还积极为参加埃及总统选举作准备，提名海特拉·沙特尔和穆哈迈德·穆尔西作为总统候选人，成为5月下旬总统选举的热门候选人。在2012年5月23日和24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出身兄弟会的穆哈迈德·穆尔西成为总统候选人，并在第一轮选举中与军方背景深厚的世俗派候选人沙菲克一同胜出。尽管兄弟会的参选决定可能会引起军政府的强烈敌意，因为掌管临时政府的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不希望单一组织掌控所有权力。针对这一疑虑，自由与正义党主席穆尔西表明了立场：“出现对抗以致影响国家发展的道路，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sup>①</sup>而原本和兄弟会持有不同理念的自由派以及世俗政党，也因为兄弟会参与总统选举而扩大了彼此之间的分歧，自由派担心兄弟会巩固了政治地位之后，会采取强硬路线推行国家的伊斯兰化。

兄弟会的转型之路，反映了埃及世俗政权与宗教政治相互对抗和利用

<sup>①</sup> <http://news.sina.com.cn/o/2012-04-02/143724214662.shtml>

合作关系<sup>①</sup>的新发展。在埃及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以及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家始终作为强势的一方，对兄弟会采取打压、限制或是拉拢、利用的策略，目的都是为了维护世俗政权的稳定。20世纪70年代之后，兄弟会彻底成为政府打击世俗反对派和伊斯兰激进主义可资利用的工具，尽管如此，穆巴拉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允许一些反对政党存在的，只是这些政党扮演的角色显然不同于西方民主制系统的多党制，“他们的权限仅仅被限制在议政但不参政的范围内，除非现任政权失去了其合法性。”<sup>②</sup>采取这样的宗教宽容和政治“民主化”政策对埃及的反对党派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非常有利的，因为“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温和的伊斯兰主义得以天时、地利、人和，有了极大的发展，开始以新的姿态向世俗政治发出挑战。”<sup>③</sup>从整体来看，1984年到1987年间，兄弟会有限地参与到了议会中，而1987年之后到1990年，兄弟会开始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到议会选举中。2000年议会大选之后，兄弟会在议会中赢得了17个席位，重新回到了政治领域。兄弟会在各种公开场合提出改革的倡议：“从古兰经的经文出发，‘除了改革别无他求’，我们坚信我们的追求是真实的，我们必须合力进行整体的改革……去建立一个真主的律法王国，那是一个充满幸福和宗教的世界。”<sup>④</sup>兄弟会就埃及的政治改革和选举发布了几个重要的文件，例如在2005年年底的协商大会上，兄弟会候选人提出的竞选口号中表明了自己在改革和竞争选举中的态度和立场，保证要维持民主化和议会制的政治系统，承诺要通过合法的议会渠道来进行活动，承认人民是权力的来源，要通过直接、自由的选举来实现权力交接和转变，并主张改革经济体制、转变国家在经济生产中扮演的角色，通过具体的途径去解决失业、健康、教育、青年、妇女、儿童、科普特人、文化等社会经济问题。从这些论述中，我们看见这种倡议既肯定了兄弟会倡导改革的伊斯兰方向，又表明了其在现行宪政体制和法律的框架内进行改革的决心，兄弟

① 详见王泰：《埃及现代化进程中的世俗政权与宗教政治》，载《世界历史》2011年第6期。

② Brynjar Lia, *The society of the Muslim Brothers in Egypt: The Rise of an Islamic Mass Movement 1928 - 1942*, Berkshire: Ithaca Press, 1998.

③ 王泰：《埃及现代化进程中的世俗政权与宗教政治》，载《世界历史》2011年第6期。

④ Mohamed Fayez Farahat, "Liberalizing the Muslim Brotherhood, Can it be done?", *Arab Insight*, vol. 2, No. 6, 2009.

会的文件中所讨论的话题揭示了兄弟会的改革主张正朝着综合性、多元趋势发展,从社会的宏观角度来解决问题。<sup>①</sup>

其次,作为一支新型的民主化力量,兄弟会的转型还在于它的主流走向温和,并承诺放弃暴力。哈桑·班纳于1928年在伊斯梅利亚建立兄弟会,倡导建立埃及人自己的政权,以恢复伊斯兰的神权国家为宗旨,兄弟会由此成为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复兴滥觞的标志。可以说从兄弟会成立之初,就积极致力于参与政权,无奈无论是埃及自由主义时代的世俗政治和议会框架内的政党政治居于统治地位,还是纳赛尔之后的自由军官组织的世俗政权,对这样一个影响巨大的宗教政治力量都是完全排斥的,使得兄弟会始终游离在埃及政坛之外。但这并不妨碍兄弟会对埃及社会、民众的影响。在兄弟会建立初始,鉴于当时埃及特殊的国内外环境,兄弟会主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并成为“民众政治挑战贵族政治的主要政治力量。”<sup>②</sup>

若只是用伊斯兰、安拉来吸引民众的赞同,那么兄弟会在同世俗政权的博弈中,也得不到如此众多的民众的支持。面对埃及特殊的国内外环境,哈桑·胡代比为兄弟会制定了一系列规定,来处理面对新理念时出现的问题。他在阐释兄弟会理念时说:“对这个运动最贴切的描述就是其‘伊斯兰化’……(这)是一个完整的语义,它和生命中的万物相连,并详尽地规定了生活中的每一件事物。当人们在面对新出现的问题时,它也是非常有用的,它的必要的机构可以对它进行改革。”<sup>③</sup>可见兄弟会的首位训导师对兄弟会思想的定位非常灵活,它并不像萨拉菲圣战组织在政治理念方面表现出的僵化。

在判定其他意识形态方面,哈桑·胡代比指出:“根据我们的使命,我们来评判这个时代盛行的和引起精神苦难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中哪些思想可以被接受,哪些是必须被拒绝的。我们相信我们的运动是集大成者,因为它包含了所有意识形态中的改革的一面。”<sup>④</sup>任何观念的价值都必须通过伊斯兰来衡量,与伊斯兰符合的就接受,并作为伊斯兰的行为

① 参见王泰:《埃及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的理论与实践》,载《西亚非洲》2012年第2期。

② 哈全安:《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演变》,载《西亚非洲》2011年第4期。

③ *Muslim brotherhood and democracy in Egypt*, Ikhwan Web, June 13, 2007, <http://www.ikhwanweb.com>.

④ *Ibid.*

看待，而与伊斯兰教法和逊奈相违背的意识形态就要抛弃。在对待民主化的问题上，哈桑·胡代比认为民主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有其复杂的理论系统，世界之所以会出现性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是因为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和途径来看待民主化。兄弟会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对待民主化，它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既不同于共产主义，更不同于西方式的民主模式，伊斯兰就是一种完备的宗教和统治系统，而埃及作为阿拉伯国家的领袖之一，在如何处理民主、自由理念挑战的问题上，是非常有导向性和象征意义的——如何将创造力和现代性结合，在伊斯兰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复兴。

为了实现兄弟会恢复哈里发制度和伊斯兰统治的目标，班纳也将“圣战作为实现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目标的基本手段”，<sup>①</sup>在20世纪40年代，兄弟会就建立了一系列秘密军事部门，进行兵役、军训，为圣战作准备，并进行了大规模恐怖暴力活动。兄弟会另一位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布提出的“伊斯兰国家论”、“真主主权论”等，强化了兄弟会的激进化趋势。激进思想在兄弟会的抬头，虽然使兄弟会在世俗政权的严厉打压下坚挺过来，但是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这种激进化趋势的延续不利于兄弟会的发展，因此哈桑·胡代比作为新一代总训导师提出了回归古兰经、重新审视哈桑·班纳的政治思想，主张走温和的伊斯兰路线。

此后，随着国内外形势和国家政策的转变，特别是在穆巴拉克上台后，致力于在更大程度上推动埃及政治民主化，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兄弟会也转变自身的政治立场，日渐温和，并承诺放弃使用暴力，加入了非暴力运动。兄弟会也在组织和思想内部不断实现自我更新，“以适应和利用威权主义世俗国家机制的方式来改变自己，进而谋求改变国家”，<sup>②</sup>政治观念上也趋向民主，倡导伊斯兰宪政主义，将其伊斯兰诉求同民主理念相结合，在新的政治环境中推进兄弟会的影响。此外，在埃及的现代化进程中，兄弟会不断地汲取“外部营养”，在自由、民主、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现代化等理念上，兄弟会的领导人经过深入的思考，有着独到的看法，因此在局势瞬息万变的埃及政坛，兄弟会总是能以最快的速度，作出灵活适当的反应。

第三，兄弟会的转型也体现在它对埃及公民社会的全面渗透。“从上

① 毕健康：《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66页。

② 王泰：《埃及现代化进程中的世俗政权与宗教政治》，载《世界历史》2011年第6期。

世纪 30 年代兴起的兄弟会组织的成员包含了伊斯兰为导向的民主阶层，他们参与到政治领域，并用伊斯兰的教法来衡量生活中一切事物。此外，兄弟会致力于在政治、文化和实践等各个层面推进民主化，致力于改善同其他政治团体的关系。”<sup>①</sup> 哈桑·胡代比为了实现恢复哈里发制度和伊斯兰统治的目标，采取双管齐下的两手策略，除了圣战手段，还不断地进行宣传、教育。倡导兄弟会成员要有效地借鉴西方物质文明中的某些成果，武装兄弟会自身，并以此为途径，扩大兄弟会的影响，宣传伊斯兰思想。“哈桑·胡代比在‘社会和宗教’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此外，兄弟会坚定的反帝立场和拒绝政党政治也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sup>②</sup>

兄弟会建立初始的教义吸引了一大批埃及民众，包括农民、工人、学生、商人等各个阶层，另外，兄弟会大力普及教育、从事慈善事业、投资公共服务领域、发展伊斯兰经济等都为其积攒了很高的人气，“影响力和民意基础不断扩大，成为一个阶级属性模糊的民粹主义组织。”<sup>③</sup> 各个阶层对兄弟会的支持，构成了兄弟会发展的广泛社会基础，也是兄弟会在新国会中取得绝对优势的重要原因。从 90 年代开始，兄弟会就将其主要目标集中在对行业协会、联合会、慈善组织的控制上，并利用组织的领导权去从事公共服务和慈善事业，为社会下层民众在就业、医疗、教育、食品、卫生各个方面提供帮助，“兄弟会在公民社会方面发展壮大并取得明显成效，一时被称为‘虽遭到国家拒绝，却得到社会承认’，其‘合法性来自于社会而不是国家’”。<sup>④</sup> 兄弟会还在国家控制的新闻媒体方面，不断地加强其影响，在 2005 年 9 月的埃及总统大选中，穆巴拉克政府虽然通过限制反对党、加强对选民投票的干预等手段，获得了总统连任，“利用大量政府控制的新闻媒体来进行自我宣传，但是，在 1952 年之后，埃及反对派也不断地在政府控制的新闻媒体事业中渗透势力扩大影

① *Muslim brotherhood and democracy in Egypt*, Ikhwan Web, June 13, 2007, <http://www.ikhwanweb.com>.

② Brynjar Lia, *The society of the Muslim Brothers in Egypt: The Rise of an Islamic Mass Movement 1928 - 1942*, Berkshire: Ithaca Press, 1998.

③ 丁隆：《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 年第 1 期。

④ 参见王泰《埃及现代化进程中的世俗政权与宗教政治》，载《世界历史》2011 年第 6 期。

响，并取得了空前的地位”，<sup>①</sup> 不断地争取机会，使得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埃及反对派领袖首次在最宽广的平台上，自由地向埃及民众宣传自己的主张。

## 二 穆斯林兄弟会转型的多重因素

首先，兄弟会在民主、自由、宪政等方面的思想转变，是其能在埃及变动局势中得以转型的重要思想原因。哈桑·班纳所处的时代是在英国殖民统治和自由主义时代，因此，班纳十分痛恨外国势力对埃及内政的干预，对西方文明及其社会、经济和政治思想一概持否定态度，包括民主制度、世俗教育、社会制度和妇女的解放。<sup>②</sup> 然而，随着埃及国内外政治局势的变化，兄弟会的宗教政治理念也遇到了挑战，内部思想发生嬗变。

在兄弟会看待民主的问题上，“宪政体制是建立在个人自由、咨询公民、统治者的责任、各个权威机构的权力制约基础上的，这清楚地表明了这些原则都来自于伊斯兰的经文。这就是为什么穆斯林兄弟会接受这种统治系统，并无限地靠近伊斯兰，他们看不到其他任何的统治模式能与伊斯兰等同。”<sup>③</sup> 根据这条包含创造性和现代性的指导原则，班纳接受民主成为统治政权宪法和议会运行的原则，结束了围绕民主无休的争论。兄弟会还提出伊斯兰教的天性决定了它不会建立宗教权威，“因为伊斯兰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公民国家，乌玛会将公民社会的一些系统和制度都建立起来，而乌玛就代表着权威的来源之一”，在永恒的伊斯兰沙里亚法的建构中的人类伊智提哈德（创制）并没有被禁止。<sup>④</sup> 也就是说兄弟会承认埃及的政府及宪政制度，认为其宪政制度的原理同古兰经创制的思想精髓在某些原则还有相通之处，因此，在创制和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兄弟会承认现行制度和法律。

① Khairi Abaza, “Political Islam and regime survival in Egypt”, *Policy Focus* #51, January 2006.

② 毕健康：《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66 页。

③ “Muslim brotherhood and democracy in Egypt”, Ikhwan Web, June 13, 2007, <http://www.ikhwanweb.com>.

④ Mohamed Fayez Farahat, *Liberalizing the Muslim Brotherhood, Can it be done?* *Arab Insight*, vol. 2, No. 6, 2009.

在进行了二十多年的实践之后，重新思考了民主的一些基本原则，表明了兄弟会对在穆斯林社会中的共同协商和政治多元化的立场，整体上承认宪法和议会政权，强调民族是一切权力的源泉；强调公正选举的重要性，它是权力和平交接最好的方式，甚至提出埃及的妇女地位问题。

此外，埃及最大的两个暴力激进组织——伊斯兰社团和伊斯兰圣战组织也出现了转变，这种暴力极端主义运动已经开始出现一种反省式的自我批判，开始重新思考他们的圣战主义思维和长期激进暴力的行动。1997年7月，伊斯兰社团的领袖发起了非暴力的倡议，并开始评估过去的行动和思想意识。<sup>①</sup>一方面对自身之前的思想意识和实践进行批判，另一方面，深入分析新的思想意识模式的建构。这两种平行进行的“自我批判”思想运动，不仅是对过去圣战思维的一种突破，而且由埃及现代宗教暴力运动历史上最大的两个伊斯兰团体发起推动综合多层面的自我反省，其重大的意义不言而喻，对埃及社会和伊斯兰团体的未来发展也是有重大影响的。随着伊斯兰社团宣布放弃使用暴力和伊斯兰圣战组织自我评估的进行，这两个组织都加入了和平温和的社会政治伊斯兰团体的行列，一方面增强了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温和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力量，另一方面，在1997年宣布非暴力倡议之后，埃及的政治氛围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当美国和西方的情报部门投入精力来应对伊斯兰组织成员，将数以百计的人送进监狱和秘密拘留所，埃及政府开始逐年释放了近二万名伊斯兰组织的成员，<sup>②</sup>这种政治氛围对兄弟会宣传主张扩张势力是个绝好的机会。

其次，埃及政治生活日益多元化和宗教公民社会的发展是兄弟会转型的第二个重要原因。穆巴拉克上台后，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稳步推进有限的民主化进程。“穆巴拉克执政伊始，便与反对党派握手言和，缓和反对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关系，释放1981年9月大逮捕中下狱的反对党派领袖人物和思想家，并在总统府接见他们。”<sup>③</sup>在穆巴拉克时代，多党制从萨达特时代的有名无实状态进入了正式运行状态，尽管是“有限的”，但毕竟迈出了埃及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政治环境的宽

<sup>①</sup> Dina Rashwan, *Egyptian Islamists and nonviolence views from the prison cell*, *Arab Insight*, vol. 2, No. 2, 2008.

<sup>②</sup> *Ibid.*

<sup>③</sup> 毕健康：《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页。

松，使兄弟会的主流派别也日益温和，兄弟会承认现行宪法、选举制度、议会政治和一些基本原则，同时也保留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从三十多年埃及社会发展来看，公民社会组织由少到多、由弱到强，特别是同业公会、工会、商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日益突出，构成自下而上推动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力量。”<sup>①</sup> 在2001年律师协会的选举中，兄弟会赢得了多数选票，控制了协会理事会，这从侧面反映了伊斯兰主义对世俗公民社会的渗透，出现了宗教公民社会，呈现出一种伊斯兰属性，这当然引起了政府的不满和恐慌，他们颁布法律限制甚至取缔协会，兄弟会领导的协会则不断批判政府违背民主原则。尽管公民社会主体之间分歧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在与政府的对抗中，一方面，扩大自由推进民主的要求，无疑将推动整个埃及社会的民主化，另一方面，是民主自由化理念渐渐在兄弟会和各种公民社会组织中生根发芽。

兄弟会认识到，要独自承担起领导埃及或者操纵政治改革进程重担是非常困难的，兄弟会在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要有效地治理整个国家就要和“所有的政治派别组成联盟”，<sup>②</sup> 因此必须采取同其他政党合作的战略。与此同时，穆斯林兄弟会的社会基础亦发生变化，民间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逐渐成为穆斯林兄弟会内部崭新的社会力量。<sup>③</sup> 兄弟会明确地提出：“现代的宪法制度提供了一种通过选举来获得权威的道路。只要宪法制度可以选举出负有责任感的人，并能防止他们转入威权统治，那么伊斯兰就不会与它对抗。”<sup>④</sup> 兄弟会反对的是威权统治，不是宪政制度，尊重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的政治领域的多党制，并提出在维护宪法的尊严下，限制总统的任期。

再次，兄弟会的年轻一代寻求新的发展路径是内部组织在时代影响下的客观而重要的因素。从组织内部的代际交替来看，穆斯林兄弟会成立至今八十多年的历史横跨了几代人。兄弟会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新的难题和困境。在应对这些难题和困境时，兄弟会内部年老的一代

① 王林聪：《埃及公民社会刍议》，载《西亚非洲》2010年第10期。

② Mohamed Fayez Farahat, *Liberalizing the Muslim Brotherhood, can it be done? Arab Insight*, vol. 2, No. 6, Winter, 2009.

③ 哈全安：《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演变》，载《西亚非洲》2011年第4期。

④ “Muslim brotherhood and democracy in Egypt”, *Ikhwan Web*, June 13, 2007, <http://www.ikhwanweb.com>.

与年轻的一代在思想观念和制定策略方面出现了分歧。毫无疑问,从兄弟会的未来发展趋势来看,掌握兄弟会组织大权的年轻一代在新兴理念和雄心抱负等方面影响兄弟会未来的走向是必然的。在兄弟会内部,“很多年轻的兄弟会成员也开始要求兄弟会组织结构更为民主和透明,他们倡导权力应该有规律地在成员之间循环,威权思想应该从兄弟会的思想中剔除”,“很多人还希望修改兄弟会的内部章程,允许更多的年轻的兄弟会成员参加组织领袖的竞选”。<sup>①</sup>

从埃及社会发展和人口增长来看,据统计,近年来埃及的青年人口比例猛增,15~28岁年龄段的年轻人占到了埃及全部人口的28%,换句话说,埃及八千万人口中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年龄都在30岁以下。<sup>②</sup>加入非政府组织,举行游行示威,年轻人的诉求已经不仅局限于就业和教育,他们在公众场合中越来越多地提出了更为明确的政治诉求,要求扩大政治参与、尊重人权、实现更大的个人自由,同时,全球信息技术的革命也给了埃及青年人更为直接的机会去接近政治,并加入到关于自由、人权和民主化的讨论。年轻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也不例外,在过去的三年中,兄弟会的年轻人已经成为了埃及最富活力的主体力量,他们有高效的组织,并能采取有计划的政治行动。在2005年的议会大选中,兄弟会中年轻的积极分子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得兄弟会得以在其创建历史上赢得了议会20%的席位。<sup>③</sup>毫无疑问,兄弟会的年轻成员已经开始对兄弟会高层制定决策产生影响,尽管在整个兄弟会运作的过程中,它可能起到的是一个小齿轮的作用,但是小齿轮往往能带动大机械运作,而且这种趋势还在加强。

最后,从外部环境来讲,中东民主化进程在坎坷中的不断推进,也影响了兄弟会在民主化问题上思想和策略的转变。围绕中东地区是否要进行民主的争论由来已久,1967年阿拉伯世界的战败在阿拉伯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包括关于是否需要民主、公民权利、议会的合法性、民

---

① Khalil Al-Anani, "The Young Brotherhood in Search of a New Path", *Current Trends in Islamist Ideology*, vol. 9, 2009. <http://www.currenttrends.org/research/detail/the-young-brotherhood-in-search-of-a-new-path>

② Ibid.

③ Ibid.

众参与、政府的责任和民主价值观等等。<sup>①</sup> 这些讨论最初只限于知识精英的小范围内，但是随着中东各国进行的民主化改革（无论是出于怎样的意愿），以及西方欧美国家推动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民主化的观念开始深入到了社会各个阶层，虽然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中东的穆斯林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民主正在逐步扎根，该地区的社会也正在慢慢接受民主实践的经验和制度。

作为推动中东民主化的外部因素，美国起了很大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在中东推动民主化是“二战”后美国在战败国建立民主系统政策的一种延续。致力于推动市场改革、法律条款、尊重人权和民主化，很多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都与美国结成亲密的盟友关系，为美国在这一地区推动民主化和保护政治、经济与安全利益提供了支持；相反，美国利用对这一地区的经济援助来发展经济、推进政治改革。对于美国来说，从地缘政治、解决巴以冲突、中东利益等方面来说，埃及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这个传统的地区大国，美国通过各种方式，如经济援助、投资、公共建设等手段来加强对埃及的影响，推动埃及的民主化进程。但是很显然，“美国在巴以谈判的问题上越是需要埃及的帮助，他们就越是需要穆巴拉克在此间承担重要的角色，而能够推动穆巴拉克政权走向民主的进程也就越是困难”，“奥巴马也认识到，对埃政策若是将经济援助同政治改革挂钩，穆巴拉克很有可能拒绝”，他们的伙伴关系也会受到影响，因此，美国不能直接敦促埃及政府进行改革，只有将重点放在引导埃及政府制定政策措施，而不是“帮助埃及政府削弱非政府组织的力量”，<sup>②</sup> 从推动民主化的角度来看，美国希望看到的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不可否认的是，尽管中东地区在推动民主化的过程中面临着顽固的国内和国外的障碍，民主化毕竟在中东渐渐扎根了，即使是政府的反对派伊斯兰组织在同世俗政府对抗时，也是举着“民主化”、自由化的旗帜，借此在与政府的博弈中宣传自己的伊斯兰主张，兄弟会也不例外，也在付诸行动来加强民主，提出废除军事管制法，释放一切政治犯，接受自由主义的实践，尤其

<sup>①</sup> Nathan J. Brown, Emad EL-Din Shahin, *the struggle over democracy in the Middle East: regional politics and external polic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sup>②</sup> Shadi Hamid, "The Cairo Conundrum: Egypt and the New U. S. Middle East Policy", *Democracy Journal*, Winter 2010.

是自由的言论和结社，倡导不受政府干预的公正的选举，给独立司法以最高的权威，并通过相关法律来保证它的独立。

### 三 转型后穆斯林兄弟会面临的挑战

纵观兄弟会的发展历程，从1928年创立至今，兄弟会始终坚守着人会誓词：“我们都是为伊斯兰效命的兄弟，故我们是穆斯林兄弟会”，<sup>①</sup>致力于恢复哈里发统治和伊斯兰教法。20世纪40年代也曾徘徊在暴力激进组织的边缘，在同世俗政权的对抗中，也采取了大量的政治暴力行动，并在纳赛尔时期分化出一种伊斯兰极端组织。但是兄弟会主流派基本上还是放弃了暴力政策，在萨达特时期完成了从政治暴力到和平合法斗争的转折，就政治暴力而言，兄弟会已经不是埃及政治暴力的主要因素。在兄弟会的创始人哈桑·班纳看来，哈里发制度和伊斯兰的统治是穆斯林社会的根基，是穆斯林团结的平台和象征，必须恢复哈里发制度和伊斯兰统治。他排斥西方精神文明，但是又提出可以借鉴西方物质文明的某些成果，班纳虽然完全否定西方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思想与制度，但是他又未能完全提出构建完善全面的政治制度和机构的理论，如前所述，兄弟会在应对出现的一些新理念时，“必要时可以对它进行改革”，因为“它和生命中的万物相连，并详尽地规定了生活中的每一件事物。当人们在面对新出现的问题时，它也是非常有用的”，<sup>②</sup>“当然，兄弟会只是在斗争策略上而不是在斗争目标上接受政治多元化和议会民主化。”<sup>③</sup>兄弟会也阐明了愿意同基督教徒和平共处的态度，认为科普特人是埃及社会结构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信仰和崇拜自由，强调埃及民族整体的重要性。这种态度进一步表明，在同一个国家生活的人们，无论其宗教、种族或意识形态如何不同，都可以达成公民共识。

尽管兄弟会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转变，但“在关于穆斯林兄弟会是否

<sup>①</sup>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前高官：埃及准备迎接民主自由》，2011年8月12日，<http://news.sina.com.cn/w/sd/2011-08-12/143322980919.shtml>

<sup>②</sup> *Muslim brotherhood and democracy in Egypt*, Ikhwan Web, June 13, 2007, <http://www.ikhwanweb.com>.

<sup>③</sup> 毕健康：《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页。

将转变成一种自由的力量的问题上，不少人都持反对的态度……他们认为，对这些组织作出公正的评价，应当建立在思考这些组织的特征及其运行的文化结构的特征的基础上。”<sup>①</sup>从本质上说，埃及广大的世俗主义者并不相信兄弟会会接受世俗主义，并将接受世俗主义作为其转变为一种自由运动的一个先决条件。他们还怀疑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携手究竟可以走多远，所以对兄弟会是否可以完全转变为一个西方式的自由主义政党并不抱太大期望。因为宗教组织不会放弃他们的宗教天性，这种天性将他们和非宗教政治势力完全区分开。穆斯林兄弟会从未宣布要放弃自身的伊斯兰属性，衡量生活中一切事物的唯一标准就是伊斯兰教法。此外，兄弟会内部并没有很好地运用公平自由民主的原则，在选拔自己的训导师时，其选举过程与2005年宪法第76条修改之前埃及人选举他们的总统候选人如出一辙，完全是兄弟会中的决策者根据自己的利益来选择候选人，或许对于兄弟会来说更明智的做法是从自身开始民主化的实践。

总之，兄弟会近些年的表现给我们总体的感觉是稳中有变，积蓄并不断地扩展它的势力，长期以来，兄弟会作为埃及最大的反对派和宗教政治势力中最具社会基础、最具影响力的温和组织，在埃及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政治稳定产生直接影响。而始于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对埃及造成的政治大地震，无疑给了兄弟会参与政治、发挥影响的一个绝佳机会，使其通过参与议会大选赢得话语权，并赢得领导权。在2012年2月份的新议会选举中，自由与正义党赢得了绝对的优势地位，这是近二十年来兄弟会建设取得的最大成果。随着穆斯林兄弟会出身的穆尔西出任埃及首任民选总统，其对于埃及内政外交的影响无疑会起越来越大的影响和作用。然而，兄弟会倡导的伊斯兰宪政主义思想能否成为埃及政治伊斯兰发展的最佳选择仍有待实践检验，而且兄弟会在埃及政坛并非一家独大，在议会席位中虽然名列第一，但尚未过半，无法以一己之力控制议会，必须同萨拉菲派和其他自由民主派进行政治合作，“阿拉伯国家世俗政党还有相当的影响，多数民众也不接受极端思潮，伊斯兰势力要想

<sup>①</sup> Mohamed Fayez Farahat, *Liberalizing the Muslim Brotherhood, Can it be done? Arab Insight*, vol. 2, No. 6, Winter, 2009.

发展，必须采取温和路线并与世俗政党联合执政。”<sup>①</sup> 其执政的前途和面临的挑战十分巨大。

就在本文即将付梓之际，恰逢穆尔西总统执政一周年，其本人遭遇巨大反对浪潮而被军方解职，瞬息万变的埃及局势何去何从，穆斯林兄弟会发展路线何去何从，会否被倒逼再次走上武装暴力之路，都还需要观察。

（责任编辑：周海金）

---

<sup>①</sup> 安惠侯：《阿拉伯国家政治和社会动荡的前因及后果》，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年第1期。

**Abstract:**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has long history. Based on bilateral cooperation relations, China and the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SADC) countries successfully support each other. However, though sub-regional economic organizations in Africa have been exerting influence since their establishment, China's cooperation with them seems to lag behind. Taking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SADC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easibility of further cooperation, discusses the major areas for such cooperation and its impact will be incurred, and concludes that the enhancement of China's cooperation with sub-regional economic organizations in Africa will not only consolidate the traditional cooperation but promote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s well.

**Key words:**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Sub-regional;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SADC)

**Title: A Study of the Egyptian Muslim Brotherhood's Democratization and its Causes**

By Wang Lianlian, Wang Tai, PHD Candidate of Nankai University; Professor, College of Marxism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the Nationalities.

**Abstract:** In 2012 June, Egyptian political turbulent finally ended, the Muslim Brotherhood became the winner of Egyptian history for the first time. It is shown that the Muslim Brotherhood has the advantage in the fight with the secular power, as a new power of democratization, the brotherhood became more moderate, it accepted the current constitutional system and law and searched for a legal means in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in order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besides, at the beginning of brotherhood it committed to penetrate the civil society. The democratization of brotherhood had experienced a long way, the reasons of the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had mentioned below: first, the evolution in the internal thought; secondly, the younger generation want to seek a new development path; thirdly, diversity in the Egyptian domestic politics and civil society development; the last one is the Middle East democratization had advanced. As the most influential moderate power, the brotherhood will play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the future the Egypti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path, but also

it will face a lot of challenges.

**Key Words:** Egypt; the Muslim Brotherhood; democratization

**Title: UK's Third Way Foreign Policy in Sub-Saharan Africa under New Labour, 1997 – 2010**

By Li Pengtao & Zhai Xun, researcher of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at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postgraduate student of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at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New Labour government has demonstrated a compassionate attachment to Sub-Saharan Africa. Although New Labour's claims to implement its ideas about an 'ethnic foreign policy' in Sub-Saharan Africa have succeeded in giving Britain a higher profile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ch a policy is intrinsically difficult.

**Key Words:** UK; New Labour; Africa; Third Way Foreign Policy

**Title: Africa Regional Integration Bring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By Tang Xiao, professor, dean of center of African Studies in China Foreign Affair University

**Abstract:** Regional integration is the way for Africa to seek peace and development through unity. Great progresses have been achieved in peace and security, trade, foreign cultural exchanges and other significant areas. But African regional integration has also been affected by war, internal conflict and political instability, similar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it has a long way to go. Combination of Africa regional integration with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is important strategic opportunity and cooperation platform for China to achieve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modern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FOCAC), China and African countries can nurture and promot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with African regional integration, develop bilateral cooperation complemented with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produce more fruitful results in the scale and efficiency.